

~ 16
1259
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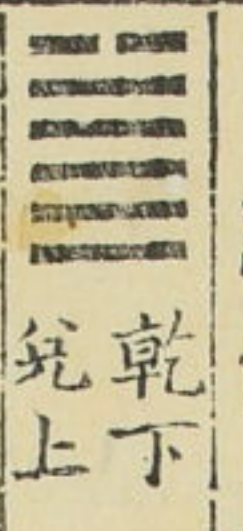


八16
1259
9

午亭文編卷二十七

門人候官林佶輯錄

經解三陽



乾下
兌上

此卦五陽一陰陰至寡也以九五之尊決去上六一陰
如以利器芟除小草何至決而又決乎決決者不能一
決而遂決也雖云中行无咎中實未光矣若九三無九
五之勢又在諸陽之中獨與上應使避相應之嫌壯徵
於色以一擊為快反足致凶故決決未妨也雖其始獨
行遇雨若濡有愠而其後終得无咎故猶有取焉初九
壯于前趾往不勝為咎此決而輕發者也九四則不能
決者也誠能隨眾君子之後如牽羊之在後則藉力遂



午亭文編卷二十七

進次且之悔可亡矣牽羊與次且有辨次且而不能牽
羊自古無才之小人反多剛愎自用不能隨順君子之
所以又有聞言不信之戒也惟九二剛而能中雖屬乾
體然健而說決而和實備全卦之德惕號者象之孚號
有厲也暮夜有戒勿恤象之告自己邑不利即戎也雖不
即戎然循是道也終至舉朝君子而小人絕跡所謂利
有攸往剛長乃終也九二惕號上六自然无號君子剛
長乃終小人終不可長定理定勢未可謂必無之事也
大略夫以得中為貴九五終未光則以上六暱在君側
五居尊位當以毅然一決為中而非諸爻可比也夫天
下之勢日變者也朝多君子不易得之時也使九五不
能斷雖君子揚小人之惡于王庭必無濟矣中而光聖
人所深望者其尤在五哉



巽下
乾上

始之小人初六一陰也為女壯為羸豕為魚為民為爪
皆初六之象也初六一陰敢與五陽遇故為女壯在下
故為羸豕雖為羸豕而可豫信其躡躅陰柔則易牽故
欲其繫繫則貞吉有攸往則見凶有九二之金柅初自
然无攸往之凶矣
初欲往而二柅之初為魚而二包之皆以其近也二之
能包魚能制魚者也其為主固矣然魚為嘉味何以不
利賓蓋味之美者其毒亦多小人之柔而可喜似之故

二包有魚以義揆之不肯及於賓也

姤五月之卦五月瓜生初象也杞高木二象也能左右之曰以五能以二之杞包初之瓜杞包瓜而瓜不得蔓引是品物咸章之時二能使初之含章也二之為杞猶之其為金柅也然孰非五以之力與陽者國家之命陰長而命隨去今以杞包瓜陰不得長是命自天而降不復去矣故曰有隕自天志不舍命也

九三臀无膚其行次且者以行未牽于初也不遇未免有寡助之厲私遇則有牽於小人之大咎與其為大咎寧為厲矣

上九與初最遠角又善觸無與初相遇之理吝而无咎雖吝不足罪也

諸陽惟九四與初為正應然初陰性善牽與二相近與四相遠初繫二而不他往即得貞吉不必定歸四也二包有魚四自然包無魚夫陽之於陰猶君之於民四之包无魚是君遠其民而君無民也豈非起凶乎

此卦一陰始生由是而遯而否而觀而剝而坤是姤卦為謹微之卦不可不講也五居尊位而應之者二二五兩爻之義尤不可不講也


坤下
兌上

萃亨一之謂萃有二非萃矣象所言利見大人是也是故五為萃主他不敢當也五萃有位位者天人共與歷


數攸存未有運世無本功德不紀而能崛起在此位者
也以是當天下臣民之聚無不孚矣無不光矣何咎何
悔哉以九五之志則常若匪孚故反躬自省元永貞之
德惟恐不能盡焉志若匪孚所以無不孚志若有悔所
以悔亡志若未光位乃光大象所謂利見大人亨聚以
正也非九五元永貞之謂乎此卦四五兩陽各得其應
疑於不一然九四位不當居多凶之地有不正之嫌必
大吉始可无咎大吉者近五之側以身萃五自不敢當
天下之萃故大吉也初六本與四應改而萃五是為有
孚不終乃亂乃萃也前為二引若二號之也與二相得
附二萃五一握為笑也勿恤往往於五也初之萃四似
正而非正改而附二萃五似亂而非亂其亂也乃其所
以正也夫何咎若二者居中應五又引眾萃五中德不
二但知引而不知他一孚之外無餘事也彖言大牲爻
言用禴者萃之時天子之享親宜豐臣子之享上宜誠
各有攸當也六三欲萃上六既萃如又嗟如者蓋上六
方齎咨涕洟不敢自安於上苦欲萃五而三又萃上六
必无利矣惟往萃於五庶无咎耳小吝者戒其往五而
不果也互巽為進退上萃五欲其果於退三萃五欲其
果於進也總之上下五爻不論有應無應皆萃於五是
謂萃於一是謂萃之正萃豈非天下最盛之事哉雖然
萃可喜也亦可憂也蘓氏曰五能萃二四能萃初近四

而無應則四能萃三近五而無應則五能萃上此豈非
交爭之地哉大象澤上於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
聖人之慮深矣

坤上
巽下

地至實者也亦至虛者也使地不至虛木之生將壓遏
而不得長豈能拔出地上干霄扶雲哉惟君亦然使君
不能下士則君門如天草茅賤士無由上達矣升卦六
五居坤之中以順為德順故能虛此五之貞也五以貞
為階天下皆由階而升用見大人勿恤者用此也六五
所以為大人也五位西南巽之至坤必歷南而後至故
曰南征吉志行也天下之志行五之志乃大得所謂有
慶者不獨二之有喜若初之上合志三之無所疑四之
順事上之冥升皆有慶也彖傳雖舉九二剛中而應為
釋其實非九二一爻可專有也初六允升初為巽主巽
與坤順合志其升自可信也九二孚乃利用禴二有中
實之德孚信于五雖外飾之靡文去而不用可也木至
九三漸入坤體虛而無礙故謂之升虛邑六四上由之
以下達下由之以上通是為五汲引在下之賢人登於
天子之廷者也賢人進而治功成王用此享于岐山矣
故曰順事也上六居卦之上木之升至此而極凡木之
升在春夏人易見之至於冬則不見其升而實升而不
息故謂之冥升謂之不息之貞消不富者以冬而言也

使賢人之升至於不見而升升而不息豈非天下國家
之太慶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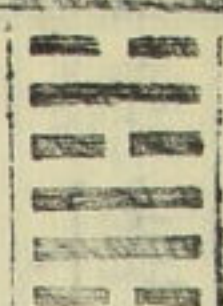

坎下
兌上

困卦象曰困剛揜也剛指二五剛中之剛九四不預焉
二五之剛為初與三上所揜又為九四所揜故曰剛揜
而不曰柔揜剛使二五止為初三上所揜九四不預焉
何以不曰柔揜剛而但曰剛揜哉能辨九四亦為揜剛
之人而困卦之義明矣九四來徐徐凡自外而內者謂
之來四之來以就初也徐徐者隔于九二而不得速也
故曰困于金車然四之志豈須臾忘初者哉初揜二者
也今四之志在下不止欲助初揜二且欲引初揜五矣
而謂四非揜剛之人哉然四與二皆陽二又承五故又
曰雖不當位有與也然則吝有終者此望四自新之辭
也四互五三有巽木象初與四隔故有臀困于株木象
四至二互離初在下有入于幽谷象自初至四隔三爻
有三歲不覲象此卦獨初與四應凡卦以有應為吉今
四反累於初小人之不可作緣如此三與上不相應據
位本相應兩柔又相應今隔於五五剛如石三不能轉
下又承二據二之蒺藜三為其宮上為其妻入於其宮
不見其妻凶何如之三之不見妻雖以隔於五故亦以
上之悔故上為三所牽附困于葛藟也在卦之上勢窮
而危于隤也處勢如此一動足輒危故曰動悔動悔

者不可征也若能悔悟則可以征而吉矣此又望上自
新之辭也此四爻者二五之剛所由揜也豈知二五本
剛中非此四爻所能揜乎不能困剛待以自困小人何
樂而為小人哉若夫二與五真可謂之大人真可謂之
君子故能在險而說困而不失其所所者何貞也貞也
者剛中之中也此二五之安身立命處也可以感人可
以格鬼神可以無入而不自得又何不亨之有乎是故
人以九二為困不知酒食之慶在中朱紱方來之慶在
中利用享祀之慶在中雖征行非其時故凶而以九二
處之自无咎矣九五者居尊位者也其時揜五者非敵
國外患不過左右小人耳天子於小人怒則去之小人
既去羣才效用此剝剛之象也困于赤紱之象也朝廷
之上以刑法為毆除志之未得在此然事平而朝廷宴
然亦在此矣乃徐有說也利用享祀意與九二同皆以
剛中之誠心孚於鬼神故也夫二與五在險能說困而
不失其所是說其所自有何至以口舌求說來尚口乃
窮之謂乎聖人愛君子故用丁寧於不必丁寧之地也
此卦兼為小人謀為小人亦所以為君子也所以為天
下也聖人之為天下慮也蓋詳象傳困而不失其所為
句或連下亨字讀非

大象曰澤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夫致命遂志之人
何人哉平日非志不在温飽非犯顏敢諫非以忠孝節

義自期待臨大節而不可奪者能致命遂志未之有也
無致命遂志之臣則亦必無實心為國之臣必無有事
為國守土之臣國家何利於此故培養節義是為急務
也



坎下

井以養人猶君子之德能養人也初六之井泥九二之
井谷二者皆無足取其惟九三乎三之井渫即九五之
井冽寒泉蓋九五能使寒泉之見食于人非九五自為
寒泉也當其不食則行人徒惻一遇王明則並受其福
九五之中正非明王乎甚矣九五之重也六四之井甃
此作人薦賢之臣也上六之井收勿幕此用賢之臣不
蔽賢之臣也四止无咎上且亢吉者蓋至上而寒泉之
食無人不被井道於是大成矣是六四不可無上六尤
不可無也雖然薦賢者賞蔽賢者戮有王明之九五何
患無六四上六之臣哉王明並受其福者天下並受其
福也生於其時者何其幸耶



離下

國家一切改革無不有天人在焉非獨革命大事也天
運日變于上人事日變于下而天理人情必不可變能
以天理人情為念此革而當其悔乃亡之本也是故革
者不得已而為之革也不可革則不革初九之鞶用黃
牛也既革不可再革上六之征凶居貞吉也不可不革

不可妄革其難其慎則九五主革之君二三四奉行之
臣也人知君子豹變小人革面革之利也抑知順以從
君由於未占有孚為九五虎變之大人者實未易與合
二三四爻象觀之其辭兼勸與戒無一非體未占有孚
之義而為辭者也即無一敢出於順天應人之外者也
世之因循規避而不敢革與輕躁執拗而妄革皆得罪
革卦之君臣者也



巽下
離上

鼎卦六爻初六與九四相應初在下為鼎趾即四之所
謂足也當未烹之時鼎顛其趾出其否惡未為悖理蓋
以小人畜小人亦小人所以无咎也九四不察悞授之
以重任遂至鼎折足覆公餗九四之形容亦沾渥難辭
矣至此人不責初之不勝任也而直責九四之不勝任
平時過信初六今所信果如何哉九二與六五相應九
二鼎有實宜六五之趨就恐後也反使二咨嗟於下曰
我仇有疾不我能即何故豈非柔靡因循之過與四亦
非太柔不可輔者故有鼎黃耳之象但為上九金鉉之
臣為相而二五相應之常可以不失矣此五所以利貞
而二所以得吉也九三與上九本宜相應以兩皆剛故
不相應三之有實與九二不殊以上不汲引不得升於
五前故有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之象使上九變其
金鉉為玉鉉則剛柔相節而三庶乎鼎耳不革其行不

塞雉膏見食矣此又三之所以方雨虧悔終吉也夫鼎之烹也以享上帝以養聖賢二與三是也人欲勿用天其舍諸今二三之實皆由上九見食於六五是上九以薦賢上當天心也大吉无不利何疑之有此卦之義在於大臣遠闡茸而舉賢人繹六五金鉉之義則用大臣以用天下之賢人尤不可不加意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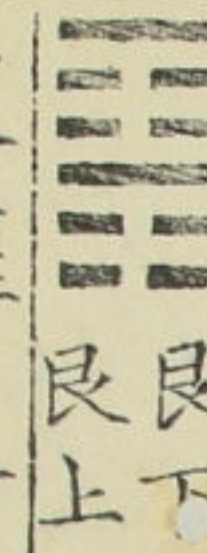
九二雖有終无尤之喜猶未免有慎所之之戒何也賢人君子不見用於時或為權門牢籠因而失節故丁寧戒之宋楊時為蔡京所薦前朝吳與弼為石亨所薦至今猶有遺憾况其他乎



震下

游雷亦不必指非時之雷如冬雷及無雲而雷之類自二月發聲之後八月收聲之前凡雷皆雷也人亦無聞雷霆而不懼者當雷之時妄念盡空天良陡發惜乎雷過之後妄念又滋耳若能時時恐懼時時修省所謂回天格天孰加於此乎

震來虩虩笑言啞啞文王用之繫卦周公用之繫爻恐致福也後有則也孔子用之釋象既又用之釋象此四語救震卦可也救全易亦可也



艮下
艮上

象辭艮其背孔子釋之作艮其止艮其背即艮其止之象艮其止即艮其背之實義止其所又艮其止之的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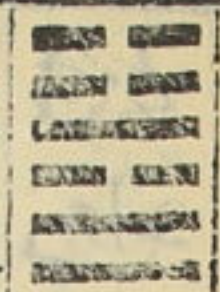
也背也止也所也切實言之理而已良其止者止於理也凡人不過一身其與身接者皆人也不見理但見人與身則所以處身與人者失矣不見身與人但見理則所以處身與人者得矣故彖曰良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

艮止也此止非專屬止非專屬靜行亦有止止亦有止行即是動止即是靜行止動靜無不有理止其所而時出之故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然則凝心無為息緣住靜虛寂之學必非艮止之學明矣

艮下

彖傳進得位往有功也進以正可以正邪也其位剛得中也數語明指九五或曰天子不可以漸進言夫由儲君而為天子非漸而何天子尚進以正進以漸天下何得倖進跡進哉使天下不倖進不跡進天子正邪之功莫大於此矣卦辭取象于女歸六爻皆取象于鴻又取象于夫婦鴻不再配婦不二醮君臣之義也始進不正其後未有能正者也九五六二相應君臣之正也五鴻漸于陵婦三歲不孕二鴻漸于磐飲食衎衎五言其始也二言其終也雖終莫能勝而其始亦難矣則以九三六四故也三無應離初二而耽四之邪配是謂夫征不復以私而孕不敢舉焉是謂婦孕不育私而得位盜私

奪之故結四相保是謂利用禦寇四亦無應故三漸陸
四漸木皆非鴻之本性也四雖漸木或得其楠猶可苟
安四之順茲異於三之剛躁故三不免凶四猶无咎與
惟三四橫據于朝故五漸于高陵未能遽遂下接六二
之頽然五剛中得位去此何難此五所以終得其願而
二不素飽之臣終得見用也初六鴻漸于干新進小臣
未遽獲上履危蒙讎誠所不免故曰小子厲有言无咎
上九爵位不能繫之如鴻之高飛雲路清風峻節足以
勵一時而師萬世故曰鴻漸于逵其羽可用為儀此二
爻亦無應者也比之三四則賢不賢相去遠矣去倖進
以清仕塗拔孤寒以開賢路獎山林以養廉恥孰非九
五之事哉


兌下
震上

歸妹一卦自卦辭論無復吉理自六爻論人有貴賤有
賢否其遇亦有幸不幸妾媵之事略具矣六五妾媵之
主也帝乙歸妹是其貴也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
是其能逮下也又能不尚飾也月幾望是其德之盛也
又謙冲不敢盈也然則六五以其中德之貴而行不專
恃其位矣娣得此以為女君何其幸哉初九之為娣固
也九二何以云眇則以跛眇相似也跛故不敢正履眇
故不敢正視初征吉二利幽人之貞質性固有小異而
以下承上之常兩皆不失矣惜古今女君不皆六五而

娣不皆初九六一也六三為成卦之主始亦欲待年而
嫁獲其良配後則反歸以娣豈非女德不正人皆賤之
故與九四歸妹愆期遲歸有時亦女子有志者也聞古
之盛世男女以正婚姻以時然則女之愆期必有任其
責者矣上六女承筐无實士刲羊无血无攸利此非約
婚而不終者也愆期之女鰥曠之士不能具禮簡略相
從者也或曰此卦自六爻而外通于公卿士庶且妾媵
小事耳聖人何為媿媿不置是未讀歸妹之象者也歸
妹天地之大義也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歸妹人之終
始也而可以為小乎

三三 離下

天下之事倚伏无常者也豐本以明以動故豐既豐又
以雷揜日之故於是豐之名雖是也而豐之實改為豐
其節豐其沛豐其屋矣豐至是疑无亨理然本以明以
動故豐苟循其本仍以明以動救其弊何難於亨哉王
假之勿憂宜日中所以救豐之後也豐大也日中之日
徧照天下此之謂大也天下無常中之日而君心有常
中之日日之象雖屬於五而五之明實取於離日不至
於是君不厭其臣天下所以常豐也日中則是月盈則
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况於人與鬼神乎此言豐之不
可恃也或恃豐為可常或謂一豐之後不可再振者皆
非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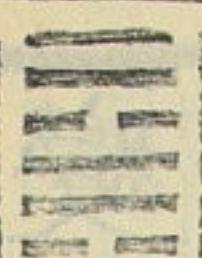
五來章二有孚發若則二之豐其蔀日中見斗往得幾
疾自可免矣四在五下故豐其蔀日中見斗與二不殊
而其遇主不同一心以佐五而五之來章已得二又得
初與四雷不蔽日豐蔀盡撤下明上動頓還舊觀豈非
快事哉惟上六陰柔在上此重五之暗者也三不幸與
之應所謂豐其沛日中見沫暗不在五而在上矣有臣
如此而望與之竭力悟主行莫大之事哉惟以權自廢
折其右肱而已上位窮而富溢豐夫其屋翔于天際然
闕其戶間其無人蓋九三既折肱則上門雖如市謂之
無人可也豐其屋適所以自蔽古來為臣如上誰能幸

免也

三三

旅者外往而違其家者也士庶賈賤之常而尊貴者之
變也如晉重耳備四友之義焉呂卻之難豈非射雉一
矢亡乎明年襄王入於王城王饗醴命之宥又二年獻
楚俘于王王饗醴命晉侯宥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內史
叔興父策命晉侯為侯伯豈非終以譽命乎處狄十二
年及齊齊桓公妻之有馬二十乘有狐趙諸臣從之豈
非旅即次懷其資得童僕貞乎處齊公子安之姜氏曰
行也懷與安實敗名姜與子犯謀醉而遣之醒以戈逐
子犯然公子遂行矣豈非旅于處得其資斧我心不快
乎其過衛也衛文公不禮之乞食于壑人壑人與之塊

似乎旅瑣瑣夫瑣兮尾兮流離之子黎臣所以歎也而不可論晉公子子犯曰天賜也稽首受而載之旅雖窮而其君若臣之志不窮志不窮旅之窮何足為災乎此卦最惡者上九而九三次之三過剛故有焚次喪僕之事大約旅之時瑣瑣固難過剛則人不附人去則瑣瑣益甚矣至于上九焚巢之害視焚次又甚矣旅非笑時也而先笑號咷在其後矣牛既喪矣終莫之聞矣是為最凶者也可不戒哉



巽下
巽上

風者天之號令巽為風故為命令兩巽相隨故為申命法教百端令行為上故曰行事此九五大人之事也五居巽中以中行命无不正所謂剛巽乎中正而志行者也命既正矣則吉由之悔亡由之上下无不利由之矣无初有終初未得不令而從終則无令而不從也庚者十甲過中事之當更者也更事故申命也或曰甲主仁庚主義甲寬令也庚嚴令也然巽者八也重巽所以八人非可以嚴厲言也

小者初與四兩柔也柔皆順乎剛剛則單指九五九五居尊位故柔皆利有攸往利見大人雖九二之剛亦不過下引初六使上順九五耳不敢當大人也初以順五為貞進退多疑則失貞故利武人之貞武人者果決無疑者也四決志順五无進退之悔可以稱武

夫矣倡初順五故曰田獲三品初彘下為品與四隔三
爻為三品也田而獲亦武夫之事也四不止有功於初
豈非五之功臣哉

二與四皆互兌口五之申命行事必藉二四四稱武夫
二稱史巫亦互辭也蓋所以使初無疑而事五者亦辭
命之力也彘在牀下所以事五也用史巫紛若所以申
五之命也然則二之有功同于四也
九三居下彘之終頻彘猶初之進退也始而志疑終而
志窮吝何能免哉

上九居上彘之終過于彘而不能斷是為喪斧不得以
武夫之貞自解矣又曰喪資何居此老而患失足恭無
取者也意保富貴富貴未必能保故曰彘在牀下上窮
也喪其資斧正乎凶也正乎凶也或作兩句讀是也言
爾以為正乎吾但見其凶而不見其正也彘在牀下與
九二同亦所謂吉凶不嫌同辭

兌上
兌下

兌說也順天應人使民忘勞忘死皆由於說說豈有不
亨者哉然亦有不可亨者說之失正也故又利於貞焉
何以為貞剛中而柔外是也剛中則不暱柔外則不暴
不暱不暴說之正也亨之道也九五以剛居中所謂當
位之大君也例應云孚於兌嫌同于二變文曰孚于剝
此聖人特筆也蓋說我者剝我者也既剝矣何以又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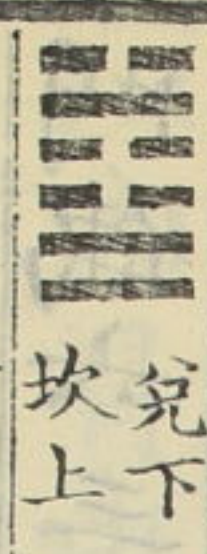
蓋知我之志本無他也然孚于剝則自應有厲惟能有厲而厲自然無矣此五之貞五之所以說也初之和充者我無爾虞爾無我疑也二之孚兌者我無爾詐爾無我虞也四下乘六三與上六同體若商略所以說乎兩柔者則徒徬徨不寧無為也惟介然疾之使兩柔皆不能涉入則可以有喜矣此三爻者其道不同亦皆說之能利貞者也至于六三上六一來一引正兌之小人以妄說為性而君子不可妄說之者也六三言凶上六不言凶者上之凶可例三而知也大約說卦以利貞為主說以利貞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苟不能說民而小人是說一旦有事誰為我勞誰為我死小人且掉臂逝矣戒之哉

☱☵ 坎下 巽上

此卦五為主渙之君二四為治渙之臣剛來而不窮二也柔得位乎外而上同四也王假有廟王乃在中五爻所謂王居也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五乘四木以濟坎水也利貞者王以居為貞也所謂正位也有五之君有二四之臣而初六六三上九无不附于二四協志佐五一時君臣如此渙之所以亨也夫渙非幸事也普天之下誰非臣子初六之柔藉二互震之壯馬以拯王室之難豈非順哉四為木為机初用二馬二奔四机得四而二亨渙之願得矣六三渙其躬者以有渙在不敢不散其

私也志在外者志在四也夫初二三皆歸於四四不敢
有以歸於五可謂渙其羣矣大臣而无朋黨之私可謂
光大矣人惡渙故喜羣四渙其羣功乃在五所謂渙有
止也此非常人心思所及也蓋渙之時止為衆之所止
五當互艮之山故象止也九五渙汗其大號羣之申命
行事也渙王居者王居而不動所以守宗廟社稷也渙
汗其大號渙王居皆渙字一讀言渙時宜汗其大號渙
時王宜居守也故象曰王居无咎或以王居為王之居
積連渙字為句以散財釋之誤矣此卦以汗大號渙王
居為渙之實事與餘象不同若夫上九之渙其血者上
與三應三渙其躬上安得不渙其血故上亦渙之功臣
也去而遠出者何蓋功成身退知幾之士也故爻以无
咎許之象以遠害明之

史言唐德宗時奉天所下詔書雖狂將悍卒聞之莫不
感激又言山東宣布赦書士卒皆感泣又李晟上行在
露布曰臣已肅清宮禁祇謁寢園鐘簾不移廟貌如故
渙汗其大號渙王居二者為渙之實事此可以見矣



節卦斷以節財言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不傷財
不害民及而言之不節以制度則傷財害民矣節豈小
事哉此卦分坤之一柔居下卦之上為兌六三也分乾
之一剛居上卦之中為坎九五也兌為說坎為險說以

行險者六三也當位以節中正以通者九五也若節不可貞則上九也以六爻細言之初九在下知通財之權在五塞財之權在二不敢前侵二事為不出戶庭戶奇九二之象也二坐視三之不節而不能塞為不出門庭門偶六三之象也夫節財者當於有財之時失其時何嗟及矣二之凶宜也若六三不節若則嗟若又三之自取也咎將歸誰多費以快意而不知窮在其中說以行險非六三而何九五當位以節中正以通節而通故不窮不窮故往有尚甘節之吉所以在五也六四享安節之亨亦以承五之道故也六三不節蔓延於上然凶而猶謂之貞猶得悔亡者罪不在上也嗚呼財者天下大事也九二大臣也不知錢穀託言非其職過矣至于制度數議德行國家之大政所係於財者至重也明職掌禁侈用制度數以革儲分議德行以勸儉約天下未有不家給人足者也有中正以通之德其行此固易易也



兌下
震上

卦名中孚中者二五剛得中也若三四則柔在內何得以內冒中哉舊有中虛中實之說中實是也中虛非也二五成卦之主凡卦之義皆可取用五君二臣二臣臣說君矣故曰說而君孚乃化邦也信可以感天地動鬼神凡有血氣无不可感故曰豚魚吉信及豚魚也君為木為風互震之動風行木動舟象也三四兩陰舟虛象

也君臣交孚何事不可行風順舟駛無以逾也故曰利
涉大川乘木舟虛也三索得女而成兌一索得女而成
巽溯其本則乾也乾為天剛健中正莫過乎天二五有
焉孚之所以為孚者此也故曰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
也至六爻之義亦惟二五為中孚與卦義同其餘不中
則不孚矣

九五為君之孚臣其辭易知九二取象于鶴者鶴水鳥
又秋禽九二兌體故象之又君主日陽也臣主夜陰也
鶴在陰亦二之象也又夜半陽生鶴知夜半陰應陽之
象也鳴和兌口之象也曰我曰爾即其鳴和之辭也爵
祿曰爵鳥爵曰爵鳳皇亦曰爵鳳鳴節節是之故飲器
象之亦曰爵然則爵之稱亦多矣我有好爵其指鳳乎
鳳生東方君子之國羽蟲三百六十鳳為之長九五居
巽乘震象之宜也曰我有曰吾與爾靡皆據二言之此
臣樂得君彼此告語之辭也或以子和指五非也以子
目五失尊卑大小之序於理為悖且鶴屬兌體子又屬
巽體一物而兩取象其義紊矣

又以繫辭傳參之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
應之况其邇者乎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况其
邇者乎遠邇相關如此邇可忽與母子室中之至邇者
也鶴鳴子和邇先應也此又欲獲君先信友之說也
初九虞吉者虞度六四之有它其心不敢安也虞於志

未變之先故吉志既變而後悔之晚矣六四捨初附五絕類而上附五不失臣道月幾望之象絕類不繫私交馬匹亡之象此捨私徇公善補過者也然反覆賣友之譏亦難免矣其酈寄之流與三與上應而不應故辭曰得敵或鼓或罷先信而後疑也或泣或歌既疑而又信也總之疑而不定者也上九翰音登於天音无翼而飛故曰翰音登于天者在卦之上居巽之極言猶飄風不可捉執然上既不信矣其誰信之故曰何可長也獲君信友於九五九二見之友之不相信於初四三上見之古今未有上下相疑而可有為者中孚一卦於君臣朋友之際言之備矣

震上

大為陽小為陰卦有四陰二五又居中得位小者既過大者何以亨哉小者過而大者亨亦必有道矣則貞是也處小過之時行小過之事所謂過以利貞與時行也可小事不可大事是也此又為君子小人之互辭彖得中是以小事吉則大事必不吉剛失位而不中既不可大事則但可小事矣此卦本教君子之行小事辟如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上逆而下順上則大事也下則小事也君子知此則自然无違時而行之禍故曰大吉大吉者君子之大者吉也繫辭之聖人意為君子然所以示小人者亦在其中矣

九三弗過防之弗過一句防之一句時既不能過小人而外示防小人之形從或戕之之凶其能免乎此憂九三過剛危之之辭也九四弗過遇之弗過一句遇之一句時既不能過小人而能善遇小人此九四之利貞也故即予其无咎然遇小人辟如養虎故戒之以徃厲必戒遇亦一時之權常以是為貞反至失身而不貞故又教之以勿用永貞此三四兩爻之下而不上可小事不可大事所以亨所以大吉也

六二陰過於陽故為過其祖過其君以陰居陰故為過其妣遇其臣此又六二之能下也然二本過其君聖人曰不及其君何哉臣不可過象釋之明矣天王狩于河陽公孫于邾其書法同孰謂易中无春秋哉六五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又曰公弋取彼在穴皆有陰不敢行陽事之象此六五之下也然其德則六其位則五與二少殊雖不雨雲已上升故象曰已上也五君位也不曰王曰公亦書法也

初六飛鳥以凶此初之不下而上也惟其為飛鳥所以致凶也不可如何自作孽不可活之謂為初歎息而言之也上六弗遇過之亦作兩句讀言上六不肯以禮遇陽而務欲以力勝之也此上六之上而不下也飛鳥離之上與初為飛鳥同故罹禍亦與初同也曰凶曰是謂災青辭繁而不殺聖人為上歎息亦同於初矣

三三

離下
坎上

既濟之世侈大之志易生能收斂而不至侈大則既濟
 可以常保故卦辭曰既濟亨小而釋之曰既濟亨小者
 亨也剛柔正而位當似槩指六爻而意在九五九五為
 既濟之主其禴祭也非薄於鬼神也此九五之能小也
 後世有數十年不親郊祀者反之則東封西祀以明得
 意以祈福祐馴至民窮財匱何如以時禴祭者實受其
 福哉舉祭祀一端他可推矣先天離東坎西九五位居
 坎中故為西鄰所云東鄰西鄰殺牛禴祭者一奢一儉
 相形之辭而非以六二為東鄰也六二柔得中卦辭所
 謂初吉者喪其弟而不行俟其得而不逐真與民休息
 安靜无事太平之良臣也初九曳其輪濡其尾畏輕舉
 而致禍也六四濡有衣袽終日戒能預備而戒懼也若
 初與四亦皆能小之賢臣也天下已安小人生事多開
 邊釁以徵功名故聖人繫九三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
 之又丁寧之曰小人勿用其意深矣夫以高宗之賢當
 全盛之世其伐鬼方猶以三年師老民困其憊可知可
 不戒哉上六與九三相應小人彼此附和喜於生事者
 也冒險而進卒止于險而不得出濡首之厲實自取之
 亦小人所當戒也雖然既濟有九五之君有六二之臣
 自然无九三上六之小人矣

三三

坎下
離上

既濟之世不可用兵未濟之世兵不得不用然亦不得
輕用必上有聖主下有賢將相而後可今觀六五以文
明居上以有孚應下九二能持重於內九四能臨事而
懼震用伐鬼方於外五非嗜殺之主二非貪功之相四
非輕敵之將宜其皆得貞吉也是知未濟之兵出於不
得已者也未濟之亨不以是哉不獨此三爻也聖人於
初與三上皆有戒辭焉初六濡其尾吝象曰亦不知極
也與彖傳所云未出中者其意相合未濟之時特嫌其
濟而不知極非謂其不宜濟也六三曰未濟征凶又曰
利涉大川意亦同初六一戒之一勸之亦以未濟之時
不可不求濟也上九有孚于飲酒剛而能和以和孚衆
所以无咎然雖居卦終猶在未濟和而不節過親小人
恐禍有出於意外者濡其首有孚失是聖人所以又申
戒於上也總之不論既濟未濟聖人皆以用兵為不得
已之事皆以小心敬慎為訓天運固有循環亦人事得
失所致也合二卦為一卦讀之常存思患豫防之心焉
天下其常濟乎

午亭文編卷二十七

男壯履恭較

年亭文編卷二十八

門人候官林佶輯錄

經解書詩禮

堯典

唐虞之際盛矣嘗竊以謂此天人之介君子小人消長之關而天下治亂之所由分也當堯之時四凶五臣並列而驩兜舉共工比周為黨五臣雖各率其職未聞有能明其為凶而放殛之者則天人消長治亂之關其故豈其微哉蓋堯知有舜久矣以為非舜則四凶不能誅而五臣不能盡其才堯若曰與其誅四凶不若登用舜嗚呼此堯之所以為君之大也當其時驩兜居中而三苗負固於外鯀方以洪水自重以姦天下雖以堯之聖

而不能不遲迴審顧於其間者蓋待凶人若斯之難也
堯若以謂及吾之身而制之使猶不得逞也然庶幾其
有悔心乎既不得逞而有悔心吾與斯人亦相忘於大
化之中而已矣即非然者有舜在焉舜之心猶吾之心
也至是而終無悔心之萌矣舉而誅之不見其有震驚
之迹而措天下於磐石之安是以孔子贊堯之大而又
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夫舜有為而曰無為聖人之
心如天天之心無為聖人之心亦無為當堯之時四凶
可以不必誅當舜之時四凶不得不誅皆天也非人之
所能為也故舜之無為猶堯之無得而名也舜登用而
四凶誅五臣各得盡其才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天下極
治而無亂者本堯用舜以誅四凶之故也非然者則天
人消長之關可勝言哉觀堯之所以待四凶與所以用
舜者然後知堯之為君之大也

舜典

虞書者舜史臣所記首堯典者尊堯也舜典而尊堯故
先堯典而舜典繫焉故曰尊堯也尊堯而不別之以為
唐書者何也曰尊之也親之也舜之於堯義則君臣恩
則父子君臣主義父子主恩尊堯而曰虞書者若將引
為一體聯為一家合而同焉不欲離而異焉懼以君臣
之義掩父子之恩也不然者雖以舜之史臣獨不可紀
堯之行事特為一書如後世修勝國之史者乎故不別

為書者尊之至也親之至也是以觀舜典而尊尊親親之道備焉

禹貢

予於禹貢而見聖人憂天下之深且遠也當是時山川既治水土既平九州攸同矣於是任土作貢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其實什一也然自漆絲鹽絺以至海物鉛松怪石浮磬蠙珠瑤琨篠簜之屬無不備貢焉何其繁也則若於田賦之外又有所謂貢者雖二猶不足如之何其謂之什一也且自土階茅茨以來歷堯舜之世凡所謂海物鉛松怪石浮磬蠙珠瑤琨篠簜諸異物既不見於經則知其未嘗有也而禹於是時始制為法令綜核嚴密如此况又在什一之外乎而孰知其非然也蓋聖人憂天下之心如此也其心以為吾之取於民者什一而已而海物鉛松怪石浮磬蠙珠瑤琨篠簜諸異物固不畢具則凡官府之所需賓師之所資其可以充吾用者皆已足於此後之人雖欲專用意於海物鉛松怪石浮磬蠙珠瑤琨篠簜諸異物亦不得求多於民蓋取之什一之中而皆已足矣則凡吾所定為制者使後世無以加也則聖人憂天下之心可不謂深且遠邪若什一之外諸異物更取於民此稍知治理者所不忍為而謂禹忍而為之乎嗚呼自渾沔之風漸遠服食器用已不能如往者草衣木食汙樽杯飲之風矣此聖人之

所深憂也而懼其甚焉故定之為經曰雖好異物不得過焉聖人憂天下之心何其遠與

皋陶作士

舜五臣禹稷契皋陶伯益禹及身以有天下稷契伯益其後世子孫亦皆有天下獨皋陶以刑官不有天下此天道與非與後世子公治獄令高大其門曰當吾後必有興者于公之興以天道決之耳皋陶之不有天下亦天道與皋陶作士刑期無刑民協于中舜念其功曰四方風動惟乃之休惟禹亦云朕德罔克民不依皋陶邁種德德乃降黎民懷之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其及復念之不忘如此今考皋陶謨所載其在當時德果不在禹稷下可知也然而既不有天下而楚人滅六蓼皋陶既不得比禹稷契伯益亦將不得比於于公與何天於皋陶則嚴而於于公則恕也將所謂天道終不可得而知與蓋天德好生其在於人有能使民不陷於罪不致於刑長養而安全之斯則可以為德矣上古之民犯法者少亦不能無陷於罪而致於刑者天若曰當其罪而已耳亦何德之有焉後世變故滋多民犯法者衆士師者能得其情鮮矣天若曰苟能當其罪矣斯亦可以謂為德矣于公之所以大其門也皋陶之德大矣而天若有斬焉者蓋以彼其德可以使民不陷於罪而致於刑也致於刑非天之心也楚人之

禍舍天道吾無以決之也孟子有曰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小役大弱役強斯二者皆天也蓋唐虞之世有天下以德以德故苟有小異乎德之為者天所懼也則不得不致其嚴於臯陶是也漢之世有天下以力以力故苟有小異乎力之為者天所善也則不得不得行其怒於于公是也

費誓

孔子序書存魯誓何也曰為東周也維魯之弱也魯宗國維魯之弱所以為東周也費誓載魯侯帥師征徐戎之事伯禽秉周公之教傳稱周禮在魯制度典章宜其見於簡冊者多矣而孔子獨於此有取焉者何也當時周道衰平王遷洛晉鄭焉依而魯宗國寢以式微其後三桓秉政陪臣執命親攻昭公而出之而征伐之權上不由天子下不出方伯齊田常弑其君孔子請伐之哀公不聽孔子蓋傷不復得如曩者盛時承王命率諸侯以討不臣而伐僭亂也故於魯伐徐戎之事有取焉爾今誦其辭曰無敢不弔無敢不善曰汝則有常刑者三曰汝則有大刑者再嚴威整暇猶有三代之遺風焉此所以取其辭存之以繼於帝王之後也意者魯之孫子有能明王道強君德攬賞罰之權紹乃祖烈者乎吾庶幾其遇之昔伯禽之魯三年而報政太公封齊五月而報政周公乃歎曰魯後世其北面事齊矣夫魯之亡於

弱周公既知之矣孔子不忍宗國之弱以亡其亦猶周公之歎也夫

秦誓

書存二誓而終於秦者何陳子曰存魯所以維其弱而終秦所以抑其強蓋聖人之志在魯天下之勢在秦勢在秦者天也非人之所能為也然聖人重言天命而必推極於人事之所當為昔者秦伐鄭晉敗秦師於殽穆公誓告羣臣孔子錄之書之終篇傳者謂穆公悔過孔子有取焉孔子曷取乎爾蓋天下之勢在秦孔子所知也而聖人曰有人事焉貴德賤力守其疆服毋敢稱兵構禍獲罪於先王此人事也以秦前日之所為雖得天下不可久長以為生民主今幸其悔心之萌矣毋敢稱兵構禍矣安知周之弱不可以敵秦之強也哉又安知彼即有天下不可以久長為生民主也哉故於穆公有取云爾不然彭衙濟河之師何有乎悔過而聖人許之耶其後秦滅詩書尚首功併吞諸國終有天下不二世而亡孰謂聖人之憂為過計耶或曰秦始孝公富國強兵穆公僻處西陲未得為會盟之主當其時天下之勢烏知其在秦也雖然後世識緯符命之事聖人所不道然天下之勢微聖人烏足以知之

周南召南

二南之作也當文王受命之時耶周之德及於民者至

矣詩有之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宜其名詩不
得獨取二南也顧其時西則昆夷北則獫狁東則紂紂
昆夷獫狁末之如何矣而文王之化自周召而南漸被
於江漢之人此二南之所以獨為名也夫昆夷獫狁紂
自外於聖人之化無足責矣而當時之人生其封落之
中者亦何其不幸耶

周召有詩無詩

甘棠專美召公而麟之趾兼稱公子無美周公者周公
勳德豈出召公下哉易之辭曰二多譽遠也召公之謂
也四多懼近也周公之謂也觀周召有詩無詩而譽與
懼之義益明

魯頌

頌者下頌其上之辭耳猶之國風美刺非有典法禁侯
國不得作也然則行父曷為請於周蓋當時周衰上下
陵替魯國秉禮雖頌亦請之非謂魯於法不得作頌如
請隧之類必待天子之命而後行也魯人既不忘其先
君之賢而尤以王命為尊可以風天下矣魯無風而有
頌聖人存之思深哉

商頌

或問詩周書而存商頌何也曰歐陽子有言大商祖之
德予紂之不憾明武王周公之心余嘗論之夫謂大商
祖之德者商周本以征誅有天下周之於紂猶商之於

樂明其德以見有商祖之德則實有可以得天下之理如無其德則是雖有天下且不可况敢行放伐之事乎故謂大商祖之德者是也謂予紂之不憾明武王周公之心其義尚有未盡者武之革命順天應人聖人者天人之至公者也亦安計紂之憾與不憾而武王周公之心亦何待諄諄焉明於天下後世哉故謂予紂之不憾明武王周公之心者非也然則商頌之存果何義與曰明統也周得統於商明統所以尊周也魯親周後明統而尊尊親親之義備焉夫是以周書而存商頌也

新宮有聲無詩

南陔白華華黍由康崇正由儀此六篇者鄉飲酒燕禮之笙詩也笙入立於縣中奏南陔白華華黍又間歌魚麗笙由康歌南有嘉魚笙崇正歌南山有臺笙由儀笙詩自漢已來謂遭戰國及秦之亂而亡之朱子曰非亡也蓋有聲而無辭者也鄭氏謂燕禮有升歌鹿鳴下管新宮新宮亦詩篇名辭義皆亡無以知其篇第之處愚按笙詩在笙中吹之則下管之詩亦在管中吹之其有聲無詞與六篇同也或曰笙詩篇目見於經而傳者為之作序六月之序亦連及之而新宮皆無焉故鄭氏箋以為辭義皆亡而孔氏疏以為六篇有義無辭新宮并義亦無則新宮非六篇之比是亡詩也非果有聲無辭者也夫篇目之見於毛氏之所傳者非經之所本有也

毛氏觀儀禮而補入其名耳然則毛氏奚為闕新宮而不補曰漏也衛宏因之不為作序又何足怪乎若謂六篇之目果見於經孔子不應獨刪新宮之目若謂六篇果有其辭遭亂而亡又不應皆僅存其目其為毛氏之所補入無疑也左氏傳昭二十五年宋公享昭子賦新宮新宮之詩或別有其辭非下管所吹之聲也孔子刪之耳是以朱子又疑以為斯干之詩而未敢必也孔氏又謂自宋公賦新宮至孔子時三十餘年而新宮逸亡夫新宮之詩儀禮所用之詩非他詩比也儀禮周公所以興禮樂定太平之大政也禮樂之大具者莫備於魯魯豈有遺詩耶假令魯詩間有遺者此儀禮所用之詩其行於天下者久且遠豈有求而不得者耶多聞博學如孔子豈有不求得者耶且三十年未久也而謂行於天下者昔猶在人口而今遂亡之其可信也耶

卷耳

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唐人詩提籠忘採葉昨夜夢漁陽本此如序云輔佐君子求賢審官是全與此詩無涉也亦豈復有意味之可尋乎

野有死麇

詩言以茅包麇而誘懷春之女又述此女之辭姑徐徐其來無感我悅無使死吠有幽婉之情無嚴峻之意安見其惡無禮也而繫之召南之中不可解矣豈其出秦

火之餘而簡編有錯亂者耶

擊鼓

記曰五十不從力政六十不與服戎役與兵皆國之重
事也州吁虐用其民土功戎事一時並興至使其民吁
嗟刺怨其曰土國城漕我獨南行者豈其民之猶樂為
力役哉蓋其時之民習見夫輕用其力以土功力役之
事不足為勞苦耳是其情尤足悲也豈知夫先王之制
五十而罷役比之六十而還兵者猶兢兢焉不敢過用
其力也彼州吁殘民以逞烏足以語此

雄雉二則

首章曰自貽伊阻卒章曰不忮不求何用不臧此詩之
旨有合於中庸不怨不尤正已無求無入不自得之意
而出于行役之婦人其亦猶周南之汝墳召南之草蟲
乎不可謂非卷耳之遺風也以是知先王德教之及人
遠矣

汝墳草蟲思其君子不過閱年歲之改易感時物之變
遷或慰勞其王事之勤或自道其思念之意而止耳而
雄雉之詩反身自責憂深慮遠或恐其難乎免於今之
世也其所以勉其君子者無不至焉世變之可觀蓋如
此

式微

式微式微胡不歸詩七言之權輿也胡為乎中露詩五

年意文編卷二十一
言之胚胎也何必柏梁蘇李哉一章之中而古今之詩體備焉然其嗟嘆永歌之情發於中而成於文者所謂亡國之音哀以思也黎侯失國而寄於人有媿乎其臣矣

簡兮

舜命夔典樂教胄子周官大司樂掌教國子是古者樂官掌教事任至重也簡兮之賢者實有教國子諸子學舞之責其在職之事有可為者非如後世伶官之比也亦何為而輕世肆志如此哉蓋先王教士之法至此時而寢壞雖存其文而誠意不至無復有禮賢教士之實不過以伶官待之而下亦遂以伶官自待矣賢者處此宜其不得志於時而其言之玩世不恭有如此也

北門

先儒謂北門之忠臣至於寔貧而莫知其艱窮而呼天無怨尤之辭而又以為有臣如此不能忠信重祿以勸之國之所以亡也嘗試論之其君既失勸士之道而為之臣者其所以自處亦未得為盡善也君子之仕於人國道合則留不合則去至於寔貧實甚室人無以自安不思所以自處之宜乃惟呼天而訴之亦何益哉然或者其時為之苟以容其身未可知也夫有道之國士君子得盡其所學就使不得志亦不使失其所守為國而使人既不得志又失其守至苟以容其身如衛者欲不

亡得乎

君子偕老

風人主文而譎諫言之無罪聞之者足以戒莫著於君子偕老之詩此詩惟稱述夫人服飾之盛容貌之尊以感動其天良激發其愧耻而終不斥言其淫亂之事所謂辭益婉而意益深是風詩之最善者也

載馳

禮國君夫人父母沒則不得歸寧使大夫寧於兄弟載馳之詩首章曰大夫跋涉我心則憂是許大夫之唁於衛者也故其卒章曰大夫君子無我有尤百爾所思無以我所之此大夫即唁衛之大夫也夫人言大夫君子百爾大夫之所思慮不如我之親往也申言首章大夫跋涉我心則憂之義也

載馳之詩許夫人傷宗國之亡欲歸唁於衛其二章曰既不我嘉不能校反是夫人終以禮自制所謂發乎情止乎禮義者也夫宗社覆滅非常之變又豈能宴然坐視而已也故其卒章曰我行其野麥芄芄然方盛長也將控告於大邦未知將何所因而何所至也則是夫人雖不果於行而其閔亡救亂之心至矣夫人可不謂賢哉夫以宣公宣姜之惡而有女之賢如此世類果足以限人哉又何疑乎文公之能幹蠱而克家也

大車

大車義衣民望而畏之止其邪心不待刑政之及也然則車車來冕纁衣繡裳豈曰體安駕乘目好五色而已哉而或者欲去其節文蕩然即於簡陋過矣

叔于田二篇

吾觀于田二篇之詩而歎其上驕下諂國無道之甚也三代之衰也善惡賞罰不明乎上而是非毀譽之在下者恒得而別白之蓋猶直道在人心而公議在人口也若叔段者不義而得眾而國人之羨之者以其弋獵馳騁舉火暴虎飲酒服馬之事竟為諛悅而無復三代之遺風叔雖欲不為亂豈可得哉

東方未明

序曰東方未明刺無節也蓋其興居無節號令不時挈壺氏不能掌其職焉朱子辨說夏官挈壺氏下士六人置壺浮箭以為晝夜之節漏刻不明固可以見其無政然所以興居無節號令不明未必皆挈壺氏之罪味序義謂興居無節號令不明是宜夙而莫宜莫而夙至使挈壺氏亦不能操其漏刻以舉其職明其一出於一時偶然之意而行之使人無所遵守也此東方未明之詩所為作與

敝笱

詩以敝笱為喻而首章曰其從如雲次章曰其從如雨

卒章曰其從如水至於如水而流蕩忘反不可復制詩人語有淺深次第之不同亦可謂警切著明矣善乎胡氏之言禮義者天下之大防也其禁亂之所由生猶防止水之所自來也以舊防為無所用而廢之是以至此其極取以證敝筍之詩尤脗合云

唐風

前漢志曰河東本唐堯所居有先王遺教君子深思小人儉嗇集傳曰其地土瘠民貧勤儉質朴憂深思遠有堯之遺風蓋吾讀詩考志傳所稱二南而後於唐風有取焉然自漢以來解者多所淆亂如蟋蟀山有樞綢繆杜葛生采苓諸篇序概指為譏刺時君之詩得朱子辨說而聖經之本指以明於是益歎大賢與人為善其是非取捨一準乎義理之公不惑於穿鑿傳會之說而後晉風之厚民俗之淳益粲然明著於後世則信乎可以排列國之風而獨出矣雖然則豈獨可以見民俗之淳厚而已哉益以知前聖遺風之遠也

車鄰

車馬侍御詩人美之則秦之所以為秦者如此而已耳並坐鼓瑟亦豈真能有禮樂之好哉蓋自三代以來未有以力得天下者至於秦而世運民風忽焉一變聖人有以見夫得天下不必皆以德也故魏唐次以秦以見晉亡而秦興也秦風首車鄰以見以力得天下將始於

秦也孟子曰天下無道小役大弱役強豈不然與

小戎

小戎猛烈壯厲非婦人所能作其曰言念君子詩人託興之辭耳輔氏所謂極其憂思情也無所怨刺義也夫汝墳草蟲不免於憂悲而謂小戎之婦人為能知義耶蓋詩人之代為辭不如婦人之自為言為能盡其情也小戎言而不盡其情故又以知非婦人之作也

黃鳥

三良之事蓋穆公之惡而康公成之彼三子者宜亦有過焉黃鳥不能高飛遠引擇木而栖止于棘與桑與楚則詩人之意見矣

東門之楊

東門之楊序謂親迎而女不至親迎不見於詩特以昏以為期一句斷之耳而尤可異者鄭氏之說詩也鄭氏箋云女留他色不肯時行考昏禮父親醮子而命之迎子承命而行主人筵几於廟而拜迎于門外壻執雁入揖遜升堂再拜奠雁降出御婦車而壻執綏御輪三周先俟于外婦至壻揖婦以入此士親迎之禮也父醴女而俟迎者母南面于房外女出于母左父西面戒之母戒諸西階上父送女命之曰戒之敬之夙夜無違命母施衽結帨曰勉之敬之夙夜無違宮事庶母及門內施鞶申之以父母之命命之曰敬恭聽宗爾父母之言夙

夜無愆視諸衽鞞此父母命戒之辭也以親迎之禮威儀節文如彼以父母命戒之辭重慎如此士不親迎則已既曰親迎矣當時雖世教衰微而古禮之遺猶當存什一於千百不至蕩然盡廢也而曰女於是時留他色不肯時行豈不可異哉或以謂親皆沒昏姻失時無父母之命或父母存而不能以禮制其女雖然儻皮束帛請納徵矣女子許嫁笄而醴之矣雖留他色欲何為哉甚矣序之誤而鄭氏之謬也

豳風

豳何以終風大周公之功而以明臣道也周之王業成于周公聖人著國風之正變以明王業之盛衰故凡公之自蒞詩與詩為公而作者皆得繫於公風皆以國名魯公國也不繫之魯者何或曰伯禽封魯公實不之國故不繫魯然而非也公功在天下魯一國耳假令公之魯庸得以魯盡公耶故凡繫於公之詩不得曰魯也周之王業成於公曷不繫以周弗敢專也豳者夏之列國先公之所居也繫以豳公之志也而以終乎風者易曰无成有終又曰地道无成而代有終也

常棣

常棣朱子云國語富辰之言以為周文公之詩但春秋傳為富辰之言又以為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於成周而作此詩二書之言皆出富辰且其時去

召穆公又未遠不知其說何故如此杜預以作詩為作樂而奏此詩恐亦非是愚按常棣周公為管蔡而作先儒論之無異辭矣富辰謂召穆公作此詩殆猶春秋傳所謂賦詩云爾傳凡言賦詩有二義公入而賦大隧之中其樂也融融姜出而賦大隧之外其樂也洩洩凡此是自為詩也公子賦河水公賦六月凡此是誦古詩也召穆公之作常棣是誦古詩也杜預以為作樂而奏此詩與賦詩之義自別宜朱子不取其說也

三禮

古禮二經周禮儀禮而已周禮者周官政典之書儀禮者儀法度數之事禮記者則諸儒雜記之書非古禮經也所謂周官政典之書者蓋周公所作載官府職掌之禮漢武帝時河間獻王得而獻之失其冬官哀帝時劉歆校理祕書以考工記補冬官備周官六篇之數今謂之周禮是也所謂儀法度數之事者蓋周以來朝聘饗射冠婚喪祭威儀之制漢承秦燔書滅學禮經殘壞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以授瑕丘蕭奮奮授東海孟卿卿授后蒼后蒼授大戴德小戴聖又有劉氏所傳十七篇次第為優鄭康成從而注之今謂之儀禮是也自后蒼為儀禮之學別錄數萬言號曲臺雜記戴德傳之者八十五篇或云八十一篇今其書存者總四十篇謂之大戴記戴聖傳之者四十三篇曲禮檀弓雜記分上下

馬氏增以月令明堂位樂記總四十九篇謂之小戴記
二戴禮並是曲臺雜記漢世諸儒言禮者並取二家今
大戴禮不頒於學宮所謂禮記者小戴記也謂為諸儒
雜記之書者此也朱子謂周官為禮之綱領儀禮乃其
本經而禮記郊特牲冠義等篇乃其義說則是禮記者
二經之傳注也宋以前有三禮通禮諸科自王安石行
新經義獨存禮記之科迄今莫敢議其非者間嘗論之
周禮一書可行於文武周公之世不能行於春秋戰國
之時自是以來儒生雖復誦習而鮮可被之實用故王
莽之王田市易安石之青苗均輸以之速亡召亂蓋古
今之勢不同而法亦因時而屢變也韓愈嘗苦儀禮難
讀謂其行於今者蓋寡沿襲不同復之無由是二經者
之不行亦其勢使然而已矣小戴之書先王之遺訓猶
存徃行前言彬彬可考焉蓋掇取大戴之精華為一家
之記述安石之獨存此科亦不可謂無見也顧其傳述
舛駁徃徃而有月令出於呂不韋王制出於漢儒後世
不以為秦漢之書而以為商周之禮不以為傳注而以
為經是則可議也有聖人者出必將刑定焉又嘗考戴
聖治行多不法而聖子賓客為盜身為禮宗奸犯名義
君子不以人廢言信哉

午亭文編卷二十八

男壯履恭較

午亭文編卷二十九

門人候官林佶輯錄

講筵奏對錄有序

臣廷敬伏惟

聖主以天縱生知好學不倦臣叨侍講筵多歷年所
 仰聆大語闡明經義契往聖之心傳實前王所未有
 盛德日新光輝宣著是以措天下於隆平開萬年之景
 運文謨武烈史不勝書皇哉唐哉至矣盡矣臣自惟愚
 陋莫贊高深每當玉音下詢獲申奏對因而講義
 之外薄有敷陳茲謹輯錄數條仰紀
 聖學之崇弘俯志微臣之遭遇名曰講筵奏對錄臣不
 任慶幸悚慄之至

戊午九月五日臣廷敬進講啓乃心沃朕心若藥弗
瞑眩一節惟暨乃僚一節嗚呼欽予時命一節
上曰朕觀高宗命傳說諄諄以納誨輔德為言可見自
古君臣一德一心至誠孚感為上者實心聽納以收
明日達聰之益為臣者實心獻替以盡責難陳善之
忠然後主德進於光大化理躋於隆平後世君臣之
間徒為虛文中鮮寔意治不逮古職此故耳廷敬奏
言有高宗之為君所以有傳說之為臣
皇上此言誠社稷萬年之大慶也

壬戌 月 日進講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
奏對言人臣盡忠事主豈得以希榮干寵為心人君
以禮使臣固必有報德酬功之典

日講六二晉如愁如貞吉受茲介福于其王母象曰
受茲介福以中正也奏對言守正不阿君子立身之
大防依違干進小人求容之私計以六二之賢而有
愁如之象蓋賢者事君以得時行道為念非為一己
之榮辱進退而然也故爻曰貞吉象曰中正於此而
察人才之邪正審心術之公私俾為臣有喜起之風
而無愁如之意此實治道污隆之所繫也又云受茲
介福此蓋論其理耳亦有懷才抱德而沉於下僚亦
有才微德薄而竊據高位此理之所不必然而事之
所常有者故六二之介福聖人所以深慶之也

日講六五悔亡失得勿恤往吉无不利象曰失得勿
恤往有慶也奏對云昔者帝堯之時擊壤之歌曰帝
力何有於我哉康衢之謠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而
孟子論王道亦曰民日遷善而不知為之者此見帝
王天覆地載之量無一毫計功謀利之私六五失得
勿恤深合此意所以吉无不利往而有慶也

五月初九日講初九明夷于飛垂其翼君子于行三
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象曰君子于行義不食也
奏對言傳曰枉己者未有能正人者也古之人所以
嚴於去就之義者非愛其身正愛其道耳故士君子
必有難進易退之節而後有匡王定國之勲此明夷
之君子所以守不食之義也又奏對言薛方王莽時
人莽以安車迎方方謝曰堯舜在上下有巢由今明
主方隆唐虞之德小臣欲守巢由之節莽悅其言遂
不強致故曰薛方保身而自全揚雄為莽大夫莽惡
劉棻等符命之說置於法棻嘗從揚雄學作奇字治
獄使者欲收雄時按書天祿閣恐不免乃從閣上自
投下故曰揚雄投閣而不免也士君子觀薛方揚雄
之事可以得處明夷之道矣

初十日講六四入于左腹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象
曰入於左腹獲心意也奏對言此一爻商之微子當
之其在書曰吾家耄遜于荒又曰王子弗出我乃顛

隋其後微子抱祭器歸周以存商祀正得此文之意
十一日講箕子之明夷利貞象曰箕子之貞明不可
息也奏對言殷有三仁微子之去利而不貞比于貞
而不利惟箕子之所為利也貞也故象傳曰箕子以
之爻辭曰箕子之明夷所以表忠良之隱原臣子之
心而聖人繫易之旨深矣

十七日講象曰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
有恒奏對言帝王以天下為家一言之微有前後左
右之竊聽一行之細為子孫臣庶之隱憂是以聖帝
明王必慎乎此

十八日講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象曰家
人嗃嗃未失也婦子嘻嘻失家節也奏對言齊家治
世莫善於禮禮本天下之至嚴用之各得其分則至
和故齊家者與其過於和寧過於嚴與其過於嚴寧
準於禮準乎禮則無過嚴之失而有至和之美矣
二十二日講睽小事吉奏對言睽之時可小事而不
可大事矣至於世道休明之日人心聯合之時正當
大有為之際必有紀綱弘遠之規模為社稷靈長之
大計慮萬年毋狃於旦夕成大事毋見於小利此又
憂盛危明防於未睽之道也

二十四日講九二遇主于巷无咎象曰遇主于巷未
失道也奏對言人臣當進以禮退以義平居有難進

易退之節則臨事有尊主庇民之功蓋士人一身之
進退為禮義廉耻之所關即為世道人心之所繫故
必合於道而後可然此在平日以禮義廉耻養之然
後人以禮義廉耻自處格人心而正風俗此尤為要
務也

二十六日講六三見輿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无初
有終象曰見輿曳位不當也无初有終遇剛也奏對
言无初有終聖人亦論其理當如此蓋論其理邪固
不能勝正而歷觀古來邪正之際正實往往不能勝
邪惟

聖人在上能使君子道長小人道消斯可以決其理之
不爽耳

二十八日講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
說之弧匪寇婚媾往遇雨則吉象曰遇雨之吉羣疑
亡也論君臣道合奏對言上有堯舜之君下有皋陶
稷契之臣明良喜起都俞吁咈於一堂之上後世如
唐之太宗致治幾於三代之隆亦必魏徵房杜之為
其臣故能成貞觀極盛之治此可謂君臣道合一德
交孚也

二十九日講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利見大人貞吉奏
對言利西南不利東北言濟蹇之道貴得地利也昔
漢昭烈有撥亂之志諸葛亮有王佐之才然而困於

西蜀一隅者以不得地利也利見大人言濟蹇之道
貴得其人也昔張子房之從漢高馬援之歸光武可
謂得其人矣貞吉言濟蹇之道貴得其正也三代以
後有濟世安民之功如唐之太宗宋之藝祖亦可謂
得貞吉之意者矣

八月十八日講初六无咎象曰剛柔之際義无咎也
奏對言此一爻專主臣道言蓋以柔在下則有小心
恭順之誠而上應乎剛則有担任事之力此皆无
咎之道然解卦諸爻皆以解小人為義大抵易之一
書扶陽抑陰進君子退小人之意為多不獨解卦諸
爻為然此所以有資於治道也

十九日講田獲三狐得黃矢貞吉象曰九二貞吉得
中道也奏對言解小人所以杜惑上殘民之禍者也
從來上之德意不能下究民之疾苦不能上聞者皆
小人為之壅蔽於其間也故貴解而去之小人之害
有不可勝言者蓋小人未得志之時必工為諂媚之
術既得志之後則肆其險毒之奸是以斷然必解而
去之也

二十三日講君子維有解吉有孚于小人象曰君子
有解小人退也

上問君子小人奏對言小人患得患失無所不至其貪
位固寵之術有如物之固結而不可解聖人特筆書

之曰君子維有解蓋言斷然解去之不使其為國家之患也又講義有郭之所以危白奏對言昔齊桓公至於郭國問郭之父老曰郭何以危父老對曰郭公善善而惡惡桓公曰善善而惡惡是賢君也郭何以危父老對曰善善而不能去惡惡而不能去郭之所以危也觀於此可不戒與

二十六日講上六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象曰公用射隼以解悖也奏對言隼以象其凶惡高墉以象其權勢小人而乘權藉勢乃刑法之所必加也故不曰解而直曰射此所以嚴小人之誅也上交在大臣之位大臣以天下為心無一己之私好私惡然後有天下之公是公非是非明而後國是定國是定而後人心正治道成

九月初七日講象曰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欲奏對言人心本然之善原與太虛同體太虛中無一物吾心中亦無一物所以聖賢格物之功正以求復其無物之體故損之又損以至於無乃見此心本然之善而其所最當損者莫過於忿慾兩端懲之窒之則凡類於忿慾者可以不勞而克治之矣

十九日講六三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象曰一人行三則疑也論朋黨奏對言君子以同道為朋小人以同利為黨苟不辨其邪正而惟以其同

則指為朋黨不免有黨同伐異之患歐陽修朋黨論
正是此意

二十一日講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元吉象
曰六五之吉自上祐也論楚人以二臣之賢珩於白
珩齊王以四子之功美於照乘奏對言昔楚之王孫
圉聘於晉趙簡子問曰楚之白珩猶在乎王孫圉對
曰楚未嘗以此為寶楚之所寶者觀射父能作訓詞
以行事於諸侯又有左史倚相能道訓典以朝夕獻
善敗於寡君此楚不以白珩為寶而以善人為寶也
昔齊威王魏惠王會田於郊惠王以徑寸之珠照車
前後各十二乘者誇於威王威王曰寡人之所以為
寶者與王異吾臣有檀子者使守南城有盼子者使
守高唐有黔夫者使守徐州有種首者使備盜賊此
四臣者將照千里豈特十二乘哉惠王有慙色此齊
以四子之功勝於照乘之珠也

二十三日講象曰損上益下民說无疆自上下下其
道大光利有攸往中正有慶利涉大川水道乃行奏
對言損上益下之主以至誠惻怛之心為愛養斯民
之政初不計民之為我用也而當此之時動罔不臧
故象辭曰利有攸往利涉大川象曰損上益下民說
无疆可見損上者正所以益上也孔子嘗言百姓足
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大學言與其有聚

欽之臣寧有盜臣如裴延齡桑弘羊輩皆以言利固
寵一時貽譏後世此又可以為龜鑑也

日講六四中行告公從利用為依遷國象曰告公從
以益志也奏對言舉天下之大事在於得天下之民
心而所以得民心之道惟在聖君賢臣朝夕講求以
實心行實政非一切權宜之計所可幾也如漢文帝
之止輦受言唐太宗之虛懷納諫所謂諫行言聽膏
澤下於民正此文之義也

十八日講上九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象曰莫
益之偏辭也或擊之自外來也奏對言聖人最惡言
利之臣至此之為盜臣之不如昔周厲王以榮夷公
為卿士榮夷公言利之臣也夫良夫諫之以為不可
用其後厲王卒用榮夷公為卿士諸侯自是不享則
為良夫之言驗矣又講夫揚于王庭乎號有厲告自
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奏對言君子光明磊落即有
過失人所易見小人巧佞回邪患得患失凡所以貪
位固寵者無所不至又能形人之短見已之長能使
人主信任而不疑故得專權而肆其惡昔唐德宗謂
李泌曰盧杞清忠彊介人言其奸邪朕初不覺泌對
曰此乃杞之所以為奸邪也使陛下覺之豈有建中
之亂乎泌之所言正有合於知人其難之義
十一月十四日講象曰夬決也剛決柔也健而說決

而和揚于王庭柔乘五剛也孚號有厲其危乃光也
告自邑不利即戎所尚乃窮也利有攸往剛長乃終
也奏對言大抵易言君子小人之際未嘗不委曲詳
盡而於君子所以決去小人之道又未嘗不反覆丁
寧雖以五陽之盛決一陰之微而諄諄告戒如此可
見小人之難去而君子往往不能勝之也

十六日講九二惕號莫夜有戎勿恤象曰有戎勿恤
得中道也奏對言小人讒害君子不在於大庭廣眾
之際而在於燕閒私語之時使人主聽受其言而不
覺故聖人比之為莫夜之戎惟

聖明之主嚴絕其端則可以無此患矣故曰所言公公
言之所言私王者無私
二十七日講上六无號終有凶象曰无號之凶終不可
長也

上顧廷敬曰君子得志尚能容小人小人得志必不能
容君子對曰誠如

聖言此古今同慨惟
聖明在上有以察之

經筵講章
天叙有典勅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

有庸哉
此臯陶陳安民之謨以告帝舜也謂夫五倫在人自其

經常不易者謂典蓋原於上帝付予之初固天叙之也然天能叙之不能保其後也所以立之教化勅正我五典使倫叙益厚者則在人君矣五典在人自其節文不過者謂禮蓋天理之品節固天秩之也然天能秩之不能保其繼也所以立之制度用我五禮使品秩有常者則在人君矣是典禮出於天而為君道之所係如此臣因是而繹思之盡倫本乎天道要惟醇厚以咸宜制理順乎人情尤貴庸常而可久是知大典大禮之宗必屬作君作師之任矣仰惟

皇上教先親遜化首溫文藝極陳常立愛立敬以訓世綏猷節性中規中矩以宜民固已覺悟羣倫斟酌百代矣臣愚更願建中垂裕創制顯庸彝紀懋修益奏協和之化經綸盡善彌勤劫莖之衷斯率土共識尊親而編氓咸知禮讓矣臣愚不勝顙望

堯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

此一節書是史臣紀帝堯放勳之實也謂夫德性之中萬善悉備合天地民物為一體統親疎遐邇於同原德本自大也惟其有物欲之私所以鮮昭融之量而人已之間多扞格矣惟帝堯天理渾然能明其大德存諸心者此德之全體具足見諸身者此德之妙用流行推此德以親九族則倫紀以修恩義以篤九族已親而睦矣

推此德以平章百姓則舊染之俗咸與維新畿內之民皆昭然自明其德矣推此德以協和萬邦則萬邦黎民美哉變惡為善已於是而雍和矣是勲放於家國天下者如此臣因是而繹思之執中開危微精一之傳為千古人君之極則明德立修齊治平之準實萬世聖學之源流故知開天首出之一人必有過化存神之偉烈仰惟

皇上迪哲無逸生知敏求稽古弘經闡傳心之要察倫明物大保治之規固已建巍巍之成功宣豐豐之令聞矣臣愚更願性道彌崇皇風益暢天行不息時塵於聰明睿智之心日進無疆允懋夫聖神文武之治則丕振光華之盛績而永垂佑啓之鴻圖矣臣愚不勝顙望

文言曰亢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

此一節書是孔子申言乾德之具於人心也謂夫乾天道也亦人道也人得天之氣以生渾然與天同體故元亨利貞四者在天為春夏秋冬造物無心而成化在人即為仁義禮智懿德不言而同然觀夫元之為仁者慈祥一念統百行而開先乃眾善之長矣亨之為禮者經緯萬端合情文而並粹乃嘉美之會矣利之為義者物得其裁制則分定而情安義之所由以和矣貞之為智者識進於堅凝則見明而守固事之所依為幹矣天德

之本然具於吾性者如此臣因是而繹思之人生為萬物之靈固備仁義禮智之全德維皇建庶民之極尤兼聖神文武之弘圖故能體道於當躬自可繼天而作則仰惟

皇上性裕中和學勤遜敏彞倫攸叙立萬國之儀型精一常存紹百王之心法固已亶聰明而作又勵夙夜而觀成矣臣愚更願廣運無疆升恒有永允懷而修來日積懋敬而聖域彌優則道畢協於四氣之和而福長繇於億年之久矣臣愚不勝顙望

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

此一節書是言君子兼體四德之全功也文言曰元亨利貞之德在人皆有其同然而盡性合天之功惟君子乃為克備君子與仁合一而存發皆仁故足以大仁民愛物之施而長人矣美其所會而動罔不臧故足以協天秩天叙之常而合禮矣於分之所宜因物而各足之則安生於分定和生於能均而足以和義矣知正之所存而固守之則定見不疑定守不撓而足以幹事矣君子兼體四德之全功如此臣因是而繹思之天命不已元亨利貞之所以流行也聖功無息仁義禮智之所以體備也默契天人性道之大本端望乘乾首出之一人仰惟

皇上法天廣運如日正中式廓鴻圖聲教實朔南之暨
聿新駿命惠懷無遐邇之殊固已履中蹈和揆文奮武
矣臣愚更願大猷允塞至德彌崇清明在躬凜惟幾惟
康之旨夙夜基命厯未安未治之心則天德與王道同
功修已與治人兼至將美化浹於四海而福祚永於兩
儀矣臣愚不勝顙望

帝庸作歌曰勅天之命惟時惟幾乃歌曰股肱喜
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

此言虞帝勉其臣以保治之道也當舜之時天下既已
乂安而舜之心猶恐怠荒易啓用作歌相儆先述其意
曰天命難諶至為可畏欲保治於無窮必操心於不懈
惟一時之暫惟一事之微無弗戒勅庶天命可永
乃歌曰為臣者樂於趨事而股肱喜哉則治化振興而
元首起哉庶績修舉而百工熙哉蓋舜以保治之道望
其臣者如此臣因是而繹思之天體雖高而動靜云為
無時非旦明之所寓天道雖遠而典禮命討無事非陟
降之所臨惟主臣交致其憂勤斯化理聿臻於隆洽仰
惟

皇上乾行剛健謙德尊光 睿學精深單淵衷於夙夜
宸章炳煜昭泰象於星雲固已紹二帝之心傳鞏萬年
之基緒矣臣愚更願治益求治安愈圖安日進無疆默
契貞恒之運皇建有極弘敷彞訓之休則府事茂底於

修和而功德彌徵於魏煥矣臣愚不勝顙望

子曰君子矜而不爭羣而不黨

此一章書是以君子立持已處衆之坊也孔子意謂人之品誼貴於嚴毅自持然或過於立異勢必涉於乖戾之為君子則莊以飭躬可謂矜矣而未嘗以氣陵人何爭之有人之度量貴於樂易可親然或一於從俗勢必入於阿比之私君子則和以應世可謂羣矣而未嘗以情徇人何黨之有君子於人已之際各得其宜如此臣因是而繹思之立品者無論為介為通可以驗學術之邪正觀人者即其為同為異可以別人品之偽真允惟明作惇大之朝克有正直和平之化仰惟

皇上思睿作聖體仁長人是訓是行廣敷言於率土惟和惟一開泰運於中天固已立極臣鄰協衷堂陛矣臣愚更願道隆位育功茂裁成政教遐宣三德之剛柔並又風聲丕樹四方之綱紀常新則至化作人賡雅歌於棫樸羣工亮采接盛際於唐虞矣臣愚不勝顙望

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

中矣

此一節書見聖人體道之極功也孔子繫易傳曰人心與天地本同一原而聖人之極功合乎天地蓋此易知簡能之理天地之所以立心即聖人之所以合撰人能以一心會易簡之原則天下萬殊之理無所不貫洵足

以範圍曲成而不遺矣夫法乾之易而天下之險阻皆平法坤之簡而天下之紛紜自靜將見天位乎上地位乎下而人成位乎其中體道之極功寧外易簡以致之哉臣因是而繹思之帝王本天地之德以居心即協天地之化以為政天施地生覆載之神功也府修事和裁成之大用也而惟此易簡之理貫浹其間宰之者不勞斯出之也自裕聖人參贊高深為萬世人道之準端在此矣仰惟

皇上得一以貞兼三出治主敬存誠而立極明作惇大以有功固已廣運被於兩間彌綸周於無外矣臣愚更願升恒不息悠久无疆富有日新備篤實光輝之妙甄陶鼓舞昭流行化育之機則四時成序於不言萬國同風而遵道矣臣愚不勝顙望

教胄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

此言舜命夔以豫教之道也虞書紀舜之命夔曰汝以樂教胄子在涵養其德性使直遂者濟以溫厚寬緩者濟以莊栗剛勁者無至刻虐簡略者無至傲慢焉若夫作樂之道則心發於言而為詩是詩以言志也有詩則有節奏可歌是歌以永言也有節奏則有高下清濁之聲是聲依永而出也有聲則有十二律以調和之是律

以和此聲也由是播之八音皆能諧和不失倫序而薦
之郊廟奏之朝廷神人無不和矣蓋舜之命夔者如此
臣因是而繹思之善教必先毓德在泚其性而節其情
聖學具有全功惟興於詩而成於樂故盛世有廣大清
明之象而熙朝多溫文恭敬之風欽惟

皇上精一執中光華復旦止慈止孝聿徵大順之休作
君作師式表元良之範固已道隆創述慶衍靈長矣臣
愚更願德合乾符祥凝泰運升中以迓鳳儀之瑞垂裕
以開燕翼之謀則基緒萬年而本支百世矣臣愚不勝
顛望

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

敦厚以崇禮

此言君子尊道之極功也言德性本自廣大惟致之以
擴其全量又問學而精察於幾微期至夫窮神達化之
實德性本自高明惟極之以復其本體又問學而體驗
於日用求當乎民彝物則之恒德性之已知者故也溫
之而涵泳於不已又問學以充拓理義俾見其日新焉
德性之已知者厚也敦之而培養於不息又問學以體
尚節文務底於日崇焉蓋君子尊道之功如此臣因是
而繹思之德性即心而具存心乃養性之功問學以知
為端致知實進學之要故雖生知安行之聖猶勤遜志
時敏之修仰惟

皇上健協天行靜符人極道彌綸於六合廣運難名德
宥密於一心精純罔間固已誕登文岸覃被堯光矣臣
愚更願上理彌隆大猷永秩執契以宰清寧之化垂裳
以弘熙皞之風則九服承休而萬年詒燕矣臣愚不勝
顙望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
此發明心性之學見知性之為要也孟子言人之一心
具眾理應萬事有全體大用焉而欲極其本然之量則
必由於知性蓋性為心所具之理人能於吾之心體一
無所虧者必其於吾之性分一無所蔽者也顧性蘊於
心而原於天在人為性在天即為命非有二也既能知
性則性之所從出者亦洞徹無間知天固不待他求矣
孟子究言心性之學如此臣因是而繹思之盡心由於
知性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之功也知性即以知天居敬
窮理盡性至命之事也天德王道豈非一以貫之者哉
仰惟

皇上建極綏猷執中宰化體文武聖神之德勳華上媿
唐虞立天人性命之宗道法同符洙泗固已範圍六合
胞與羣生矣臣愚更願位育茂隆清寧永奠登道岸而
仁風丕應握治原而協氣苟流則百福凝休而萬年垂
裕矣臣愚不勝顙望

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

此言天地功用之盛一如至誠之所徵也子思謂夫天地之道惟其不貳故氣化流行各極其盛自地道言之既含弘而無外又靜深而無間博也厚也自天道言之既神功之峻極又光明之下濟高也明也合天地之道言之既運行而有漸又始終之不渝悠也久也蓋天地之誠初與至誠無異故天地之徵亦與至誠相符者如此臣因是而繹思之天道得一以常清地道得一以常寧極覆載生成之功不外至誠無妄之理聖人參贊化育於此可見矣仰惟

皇上聰明時憲聖敬日躋惇大明作而早奏昇平久道化成而猶勤宵旰固已功符首出德合無疆矣臣愚更願熙皞同風彌綸罔間有生之族涵濡於樂利之天於萬斯年沐浴乎隆平之化則太和普洽而至治益光矣臣愚不勝顙望

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此一章書是孔子勉人以體道之實也孔子謂道之大原出於天道之實理備於人誠以天命人以性人率性而為道故能格物致知以立其本明善誠身以復其初推而極之齊治均平參贊位育以擴其量莫非道也莫非人之能有以弘之也苟非其人道不虛行道豈能弘人也哉人之不可以自諉也如此臣因是而繹思之道在於人治本乎道故有內聖外王之學斯成可久可大

之功仰惟

皇上聰明睿智文武聖神宥密本乎一心執中宰物彌綸遍於六合廣運成功固已會千古道統之歸立萬世人倫之則矣臣愚更願鴻猷允塞大化彌彰御邳隆之圖協淳風於有永撫久安之運綿寶曆於無疆則道法並治法常昭而皇極與人極丕著矣臣愚不勝顙望講筵在日講外每歲春二月秋八月進講先是臣前後為日講官兼經筵講官者八年及遷職院部去日講前後為經筵講官又十年自癸未直內閣仍兼經筵於今又七易年所矣蓋經筵

命講臣獨為多今存講義數首以識大略雖局促無所發明存之以見

聖主典學之勤如此也康熙己丑十二月臣廷敬恭跋

午亭文編卷二十九

男壯履恭較

古今文系卷二

二

